

甘棠絮语

在湿地公园畔，有一处胜景——荷塘月色。这里十几年前就是一片荒废的地，紧靠着一条从严阳山流出来的小河湾。涨水时一片汪洋，水退了绿草如茵，是个放牛的好地方。这原属黄段公社胜利大队，因为柘林水库的兴建成为水淹地，由于通潮积水的地方渐形成塘，也不知是野生的还是放养的，塘里有鱼，每到夏天，东南风一吹，都能闻到特殊的腥臊味。那个时候塘虽然水脏泥深，一汪污泥浊水里却生长着大量的动植物。既有适于这种环境的泥鳅黄鳝，也有深居简出的老鳖、水蛇，还有混迹于此的田螺、河蚌、小龙虾，当然更多的是浮在水面的鳊子鱼。植物也横七竖八地杂生着，挺水的有白莲、菖蒲、芡实和芦苇，贴水的有浮萍、菱角和水葫芦，水下还有藻类。它们在同一汪污泥浊水中混居，虽然杂乱无章，却也相安无事，一派和谐。夏天一到，挺水的植物都争先恐后地往上蹿。这时，污泥潭里便会出现草欺苗现象。野蒲和芦苇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自不必说，水芹菜也长得特别茂盛，我还特意摘水芹菜吃过。

武宁城区改造后这一片成了湿地公园，能工巧匠们不仅造出亭阁胜景，还开出一片荷塘。每到六七月间，可以看到在碧绿的荷叶之间，点缀着许多洁白的莲花。有的含苞待放，文静地玉立于绿叶之间；有的半开着，躲在荷叶间羞湿地舒展笑容，有的已经完全绽放，粉中带白，白里带黄，显示出一种高贵的美。素房含露，似玉冠鲜润，绀叶摇风，如翠钿圆扇，一尘不染，如天仙下凡，一朵朵、一片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白居易是爱白莲的，他在《东林寺白莲》中写道：“中生白芙蓉，萼萼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飏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日光下流光溢彩，清风里芳香飘逸，花朵张开如同剖开香囊，荷叶伸开就像玉盘，露珠点点滚落。诗人突发这样的慨叹：“欲收一颗子，寄回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在诗人眼里，这莲本就是天上仙子，怎能在人间生长呢！高洁的莲，在污浊的世界里显然是孤清不群的。这些年，只要我在武宁，每到夏月莲花盛开时，我常流连于塘边，独自欣赏莲花的静美，细嗅微风中淡淡的荷香，听取潭边独有的蝉噪和蛙鸣，便有一丝惬意从心中生来。我站到塘边，想摘一朵莲花，近距离体会一下莲的高洁。正在我欲罢不能时，忽然几只野鸭从苇草中钻出来，我哑然失笑：这野鸭莫不是荷花使者，守护着荷塘的天使。

光阴似箭，转眼又至深秋。我不知深秋的荷塘还有没有荷花，今天我特意来这荷塘月色看，伫立在荷塘边，只见残败的荷塘一片寂静。往昔绿意盎然的荷塘变得凋零破败，原来亭亭玉立的荷梗就如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在微风中颤颤巍巍。路边垂柳的纤枝也自然垂落，随风摇摆，与毛茸茸的杂草相衔接，似乎在与塘里枯了的荷同叹惜，向过往的行人摇头示意，“韶华易逝，明年再来。”我喜欢荷，喜欢荷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喜欢荷不与夏花争奇斗艳的心态，还喜欢荷孤芳自赏的气质，喜欢荷从不矫揉造作的姿态，更喜欢荷永不低头坚韧不拔的性格，可此时此刻，我心生“红衣脱尽芳心苦”的惆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会静候来年的夏末秋初，再来荷塘月色赏荷。

秋日胜春朝

■ 张勇

菜畦边的蛛网上凝着层露水，晨光漫过竹篱笆时，水珠晃出细碎的光芒。我蹲在篱下打量这方菜园：晚熟的番茄缀在枝头，像被秋阳吻透的小灯，薄皮儿下裹着一汪蜜蜜的暖；架上的丝瓜坠成了绿玉色的弧，表皮滑溜溜的，倒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似的；墙角的冬瓜把藤蔓压得低低的，青灰色的瓜皮上泛着白霜，圆滚滚的身子半埋在叶里，像藏着个憨态可掬的胖娃娃；最惹眼的是那丛辣椒，红的、青的、半红半青的，一串串在风里轻轻晃动，红的像燃着的小火苗，青的像浸了水的翡翠，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泼辣的香。这光景让我想起刘禹锡吟诵诗句“秋日胜春朝”时，眼里定是盛着这般沉甸甸的欢喜——春有春华的绚烂，秋有秋实的丰盈，而后的精彩，原是都藏在“硕果累累”里。

春日的热闹总带着点虚浮。桃花开得轰轰烈烈，却经不起一场风雨；柳絮漫天飞舞，看着热闹，落到泥土里也难生根。那时的万物都在忙着冒头，草芽要挣开冻土，竹笋要戳破岩层，连燕子衔泥筑巢，都带着几分仓促的急切。它们像一群赶考场的少年，拼着劲儿舒展枝叶，却少有人想过，这场盛放最终要结出什么。

秋就不同，谷子在田埂上笑弯腰，穗粒饱满得快要胀破外衣，风过时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成熟的絮语。后院的石榴树压弯枝丫，裂开的果皮下露出玛瑙般的籽实，红得透亮，像把整个夏天的烈日都攒在里头。就连墙角不起眼的南瓜，也在藤蔓间涨得圆滚滚的，青绿色的皮上泛着油光，用手一拍，能听见沉闷的回响，那是果肉成熟的标志。

晒谷场上，阳光把稻子晒得金灿灿的。几只鸡在旁边啄食，被老人笑着赶开。风里飘着谷物的暖香，混着远处田埂上野菊的淡味，不似春花那般浓烈，却让人的心里踏实。春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盛宴，秋是一碗热熟的温厚，熨帖着过日子的寻常。

收玉米时，剥开枯黄的苞叶，露出金黄金黄的玉米粒，像排列整齐的牙齿，咬一口，脆甜里带着淀粉的绵厚。孩子们抢着把玉米芯扔进灶膛，火苗“腾”地蹿起来，映红他们的脸蛋。奶奶坐在灶前添柴说：“春天掰芽子时，就数这几棵长得壮，果然结得最满。”原来所有的收获，早在春天就埋下伏笔，只是秋来之时，才肯大大方方地亮出来。

从前总爱春日的繁花，觉得那是生命最热烈的模样。如今才懂，秋天的精彩，在于它把春天的躁动酿成了沉甸甸的实在。风过庭院，带落几片银杏叶，落在晒谷场的麻袋上。我捡起一片，叶脉像老人手上的青筋，清晰地记着从抽芽到枯黄的路。原来秋日胜春朝，胜在它让所有的生长都有归宿，让所有的期待都有回应——就像人生，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子，终会在某一刻，结出最甜的果实。

浔阳江头



父亲17岁离开荆楚大地，为了保家卫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胜利归来之际，恰逢甘肃金川发现特大硫化铜镍矿，父亲所在部队奉命集体转业，支援大西北建设，成为新兴“镍都”首批建设者。

父亲是恋家的人，南方有他日思夜想的母亲和魂牵梦绕的故乡。屡次请调，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批。告别戈壁滩，跨越万水千山，父亲携全家调到了九江。

新分的宿舍是刚刚竣工的红砖平房。十几栋整齐划一，颇有气势。一栋八户，户型、面积几乎一样；每家三十多平方米的直筒间，从前往后依次是前厅、卧室和厨房。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很快熟络起来。那时物资不丰富，生活必需品基本凭票供应，不过谁家有好吃的，会很自然地跟邻里分享；有急事出门，孩子大都托

付给邻居照看；买粮、搬重物等体力活，邻居会主动搭把手；少儿之间若发生争斗，家长首先训斥的是自家的孩子；做饭时缺个油、少个盐，喊一声，邻居隔窗就递了过来。我当时虽小，却对“远亲不如近邻”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我们的厂区在长江边上。彼时的国企堪称是独立的小社会。有生产区、生活区，还有子弟学校。从家到学校约一站路，我们每天上学、放学沿着江边来回，不知不觉就走过了小学和中学。江边没有太多的人工雕琢，只有野生的芦苇、菖蒲等，在风中摇曳生姿。枯水期会露出大片滩涂，上面覆盖着形状各异的鹅卵石。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傍晚放学后，欢天喜地攀上被细浪拍打的礁石，兴奋地对时不时跃出水面的“江猪”（即江豚）喊话。夕阳余晖洒在江面上，微风



秋深柿子红

■ 冯敏生

深秋时节，当我驱车行走在故乡的田间小路上，驻足小憩，极目远眺，故乡的原野，繁华落尽，空旷宁静。田野成熟的庄稼已经收获，枝头累累的果实刚刚被采摘，山坡上的青草，渐渐枯黄。一阵秋风吹过，岸边的杨树林里，黄叶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路边，一簇簇金黄色的野菊花，独自开放着。

突然，我惊喜地发现，就在故乡的田间地头，小山包之上，或是远处的小山坳里，炊烟袅袅的村舍旁，零零星星地挺立着几棵古朴沧桑的老柿子树，虬枝苍干上，挂满一串串火红火红的柿子，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红彤彤的，格外耀眼。满树鲜红的柿子，如同挂着一串串吉祥如意的大红灯笼，仿佛是故乡人红红火火的日子。

故乡的柿子，是农村收获最晚的一种水果，往往在秋末初冬时，鲜红鲜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这时候，人们都喜欢摘“软柿子”吃。村里人常常把长竹竿的一端，做成夹子，然后站在柿树下，手持另一端，看准一个颜色熟透了的柿子，小心翼翼地用竹竿将柿子夹下来，坐在树下品尝柿子。先轻轻地剥掉柿子外面的一层薄皮，便露出鲜嫩的红色果肉来，掰开，启开双唇，轻轻一吸，汁水四溅，滑而嫩，沙而甜。坐在温暖的阳光下，惬意地品尝着甜甜的软柿子，是一种美的享受。

柿子是不易储藏的水果，村里人常在

譬如元是九江人

■ 阿詹

拂过，似有万千碎金闪耀，泛起层层涟漪。

到了暑假，江边俨然成了天然游泳场，顽皮的男生瞒着家长尽情地在浅水里追逐打闹，兴尽回家时偷偷换上长裤，将湿裤头藏进书包，一路哀求姐妹妹千万莫让父母知晓。

小学三年级，班上来了几位新同学，老师说他们来自大桥五处，父母是来帮咱们建设九江大桥的。据说，这是一项战备工程，代号为“702”，神秘代号体现了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大桥在国家交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一天正在上课，灯突然不亮了，师生正纳闷“怎么又停电了”，不久，围墙外大桥工地上一阵阵惊呼声闯入校园：“出事了！出事了！”大家一阵风似的冲到江边，看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原来是一位叫刘炳银的潜水员，在水下勘探作业时，因停电导致断氧，不幸牺牲！现场气氛十分沉重，众人以庄重的注目礼为他送别……若干年后，在查阅相关资料时我才得知：九江大桥前后二十多年的建造过程中，有二十多位建桥者为之献身！“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死者有不朽的名。命运注定我们要与涛声相伴，把终生献给祖国的江河。”这不仅是在工地上留下的诗句，也是他们对祖国桥梁事业坚守的誓言。正是因为许许多多建设者的奉献和牺牲，才成就了这座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式的大桥。

记忆像只风筝，看似飞到了天边，一拉又回到了眼前。小学五年级时，作为学校宣传队小歌手，我有幸常被派去参加市里的文艺汇演。一次因演出超时，误了回厂的班车（当时未通公交）。天快黑了，站在八角石候车点，我急得直跺脚，恰巧被路过的骑车上街看病的陈伯伯发现，他和蔼可亲地问明了情况，当即拍了拍后座，诙谐地说：“小百灵鸟，上车！”陈伯伯一路吃力地蹬着车将我送回家。事后父亲对我一通责骂：“傻丫头！就是走回家也不能让陈主任受这个累！十几里的石渣子路，回来又多是上坡，你知不知道骑自行车带人有多难？何况他身上还有抗战时留下的两块弹片！”

后来，我坐过飞机、高铁、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但最贵、最高档的车，莫过于陈伯伯的自行车。

由于年少时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厂区，对九江这座城市的了解，其实大多来自课本。“一座九江城，半部语文书”，读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庐山的雄、奇、险、

秀；鄱阳湖的渔舟唱晚；长江的不朽文脉……便依次展现在眼前。随着年龄渐长，生活半径的扩大，琵琶亭的诗意，锁江楼的沧桑，浔阳楼的传奇，烟水亭的深沉，铜岭铜矿的绵长……如同浔阳江面的晨雾，一片一片伴着江风撞入心怀。都说，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而我欣赏这座城市，始于温情，爱于颜值，敬于底蕴。在史籍志书中，在期刊杂志里，我寻觅着她的点点滴滴。《尚书禹贡》最早出现“九江”之称的记载，而作为行政区划则始于秦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设九江郡，辖区包括今江西大部。2000多年以来，历代名人雅士留下的16800多篇诗文，522处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等众多古迹，处处彰显出她的与众不同。她既有“分明是画图”的流光溢彩，也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意境。她有以庐山和鄱阳湖为代表的山水文化；有周敦颐与濂溪书院、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有商周时期的大型矿冶遗址——瑞昌铜岭铜矿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有历代留下的大量诗词歌赋为代表的诗词文化；有佛教净土宗祖庭东林寺及众多道教宫观和文化遗迹为代表的宗教文化……

此外，作为江西唯一通江达海的城市和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她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之地，码头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催生出如精巧的瑞昌剪纸等独特的民俗风情，使这座古城在自然之美外，更添几分人文温度。

如今的九江，在城市规模、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再也不是“浔阳地僻无音乐”之所，而一跃成为文旅重镇。在时代发展中，九江从区域边缘走向开放枢纽，交通的便利打破了“地僻”的局限，经济的发展滋养了文化生态，它是一座城市从历史孤寂走向当代繁华的缩影，它让“九派浔阳郡”在诗意之外更添了几分鲜活的烟火与活力。

不知当年白先生从司马府邸如何辗转上庐山？如果可以穿越，我建议他乘坐96路公交旅游专线，上车5元，即可从琵琶亭直达庐山索道入口，途中还可一路观赏锁江楼、浔阳楼等景点。节省了银两和时间，白先生是不是能突破前高370多首，为九江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

白司马是位多情的诗人，他对九江万般不舍，终究还是成了过客。他留下的诗句“此地何妨便终老，譬如元是九江人”，却成了我对这座挚爱的城市的告白。

百花篇

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又名重九节、九月九、茱萸节、菊花节等。《易经》以阳爻为九，将“九”字视为阳之极，两九相重为“重九”，日月并阳，故名曰“重阳”。

重阳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九江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重阳节有着许多独特的习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登高。重阳节这天，人们会登上山川，饱览原野风光，感受大自然的壮丽与和谐。庐山的好汉坡、莲花洞等地，历来就是登高望远胜地。武宁县城的登高山因前人重九登高而得名。武宁旧志载：“登高山，县到河之南二里许，昔人佩茱萸采菊处也。”这一风俗的来源有不同说法，最流行的是“桓景避难”之说。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记载：东汉时，汝南人桓景拜仙人费长房为师，从其云游修道。有一天，费长房对他说：“今年九月初九，你家将有火灾降临。”桓景吓得面色如土，连忙跪求老师指点脱解方法。费长房教他，可用小布口袋盛放茱萸，系在手臂上，然后登上高山，饮菊花酒，便可逢凶化吉。桓景赶紧回到家里，命家人赶制布囊，里面盛放茱萸。到了九月九日，他率全家出门，每人在手臂上系一袋茱萸，然后登上高山，饮菊花酒。傍晚下山回家，看到家里的牛、羊、鸡、狗都已暴死，不免庆幸。

赏菊品酒也是九江重阳节的重要习俗。菊花不仅象征着长寿和健康，还代表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菊花酒被视为祛灾祈福的“吉祥酒”，具有明目醒脑的功效，象征着健康和长寿。据说这一习俗始于东晋诗人陶渊明。他一生酷爱菊花，以菊为伴，喜欢饮酒，特别偏爱菊花酒。他留下许多菊花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千古名句。

另外，九江重阳节还有其他风俗活动。如吃重阳糕。人们在重阳节会制作或购买重阳糕，“糕”和“高”谐音，寓意步步高升、前程似锦。还会在糕上插上重阳旗，象征吉祥和祝福，祭祖。重阳节这天，人们会通过祭祖祈福，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恩之情。这一习俗现在在很多地方仍然盛行，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尊重，佩茱萸和放纸鸢。佩茱萸寓意辟邪求吉，而放纸鸢则象征放晦气，纸鸢飞得越高越远，则晦气也随之高飞远离，重阳灶。有的地方谓重阳建灶，万事如意，最为吉祥。谚云：“重阳灶，节节高”。这些活动旨在禳灾呈祥、祈求平安康乐，并

重阳里的九江人文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九江各地还有诸多与“重阳”相关的俗语和习惯。如“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在江边走”“三月三，九月九，破船莫在江边守”。大意是：九江处在长江之滨，农历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一般都有恶劣天气出现，随时都有洪水、狂风的可能，人不宜在水边走，船只不宜停靠在江边，应该去安全的地方躲避；“吃了重阳酒，夜工不离手。”意即农村从此进入秋收冬种的农忙季节，农活很多，有时白天干不完的活，还要打打晚工；“九月重阳，移火进房。”表示气温将逐渐下降，冷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

随着社会发展，重阳节的内涵和风俗也在不断演变。“九九”谐音“久久”，寓意着健康长寿、幸福安康。重阳节这一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长辈的祝福。